

爷孙同乐 学朗诵

◎徐宁

“爷爷，‘春’是翘舌音呀！”琪宝仰着粉嫩的小脸，乌溜溜的眼睛里盛满认真。我们爷孙俩的《春晓》朗诵声里，春天就在唇齿间绽放。五周岁的娃儿已不太好糊弄，每个字音都要较真。

记得最初打开那本《唐诗故事》时，琪宝的小手还抓不稳书页。我尝试着按书中的插图教她读《咏鹅》，读到“曲项向天歌”，她就踮起脚尖学白鹅引颈；念到“红掌拨清波”，两只小脚丫立刻在水磨石地面上扑腾起看不见的水花。读《登鹳雀楼》时，给她描述有山、有河、有楼房，她背读时用脆脆的童音说：“白日依山尽……更上一层楼，是高楼”的楼。”童真和快乐挂在红嘟嘟的脸上。每学会一首诗，我就会把这页折个角，不知不觉就学会了十几首。那些折角的书页如今已攒成她童年的第一本诗集，每一道褶皱里都藏着银铃般的笑声。

入学幼儿园后，琪宝正式踏入口才艺术的培训大门，退休的我时常负责接送和陪读。在那里，她像一块海绵，幸福地吸收着老师讲授的每一个朗诵技能。而我则在一旁静静地陪伴，偶尔给她一个鼓励的眼神，或是轻轻拍拍她的肩膀，告诉她：“琪宝，你做得很好哟！”糖豆口才班的草莓老师总说，语言是会发芽的种子。我看着琪宝在课堂上渐渐挺直腰板，声音从奶声奶气变得清亮悦耳。汇报演出那天，她穿着鹅黄色蓬蓬裙站在南通大剧院的灯光下，像朵小小的迎春花。当她用标准的翘舌音吐出“春眠不觉晓”时，观众席里的我忽然湿了眼眶——原来那些陪读的日子早已在不经意间把平仄、韵律种进了我们共同的生命里。

有趣的是，这份陪伴也让我的退休生活焕发新的生机。在老年大学的诵读班里，我和学友们一起练习口部操，一起琢磨“内三外四”的朗诵技巧，一起诵读老师精选的经典文学作品。课后，我还会与琪宝温习新学来的诗文，朗诵成为爷孙俩隔代亲情的催化剂。有时晚饭后，琪宝会突然跑来捏我的脸颊：“爷爷，我们来说‘八百标兵奔北坡’……”这时客厅就会变成我们的舞台，她稚嫩的童声和我略显沙哑的嗓音在暮色中交织成奇妙的二重奏。

在家中书橱的C位并排放有两本证书：琪宝的少儿朗诵考级证书和我的优秀学员奖状。但比这些更珍贵的是那些共同创造的声音记忆——雨打芭蕉时，我们读《夜雨寄北》，落雪时节吟诵《江雪》，还有每个清晨在阳台上练习的气息声……这些细碎的时刻就像诗歌里的韵脚，让平凡的日常也有了平仄起伏的韵律。

最近，琪宝迷上了《笠翁对韵》，常常拽着我的衣袖问：“爷爷，‘云对雨’后面是什么呀？”这时我便把她抱到膝头，让童谣般的对韵词随着窗外的梧桐叶沙沙作响。夕阳给我们的影子镀上金边，一大一小两个身影正在朗诵声中书写着属于我们的光阴故事。



乐

◎子穆

一书一画一百诗：致敬张謇

◎沈行恬

我有幸在清末状元、民国先驱、实业家、教育家、慈善家张謇先生亲自创办的师范学校学习、工作过，深深感佩张謇先生博大的胸怀、深邃的思想、艰辛的探索、巨大的贡献，尤其是他“坚苦自立，忠实不欺”的人格魅力。因此多年以来，我有三个愿望：画一幅张謇先生像、抄录一百首张謇先生的诗、编著一本《张謇教育文论选注》。现在，三个愿望终于实现了，我想以此告慰创校人、先校长张謇先生，也愿借此文与朋友们分享，向友人求教。

2002年5月，南通师范学校建校100周年。来校参加纪念、庆祝活动的一名校友不无遗憾地提及：“我从通师毕业几十年，现在成了特级教师，也当了多年小学校长。回想起来，还是为当年在母校读书时没有能更多地了解、学习张謇的教育思想和精神品质而遗憾。”这名校友毕业于20世纪60年代，由于“左”的思想的影响，那时张謇成为批判的对象，即使是在他亲自创办的师范学校，也不可能言及继承、弘扬张謇的事业和精神。当改革开放的大幕徐徐拉开，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张謇先生为中国现代

化包括教育现代化呼吁、探索的开创性意义。让更多的人，尤其是年轻一代多了解一点张謇，多了解一点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之路、教育之路，是一件十分必要的事情。就在那时，我萌生了编写一本兼具学术性和工具性的《张謇教育文论选注》的想法，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。

选注工作以及拙作出版得到了许多人的关心和帮助。张謇研究中心、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、南通大学张謇研究所等提供了经费的有力保障和专业的精心指导，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给予了特别的重视和支持。尤其是第九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、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原常务副主席、张謇嫡孙张绪武先生亲自撰写序言，教育部原副部长、时任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王湛先生欣然题签书名，国家督学、著名教育学者成尚荣先生在《中国教育报》撰文予以评论勉励，他们的关怀提携令我深感幸运，备受鼓舞。借此机会，我由衷地对所有关心、帮助我的人说一声：谢谢！

张謇像我画在当时新买的章开沅《张謇传》扉页上，我想让这本书成为一本有独特纪念意义的书。这是我认为张謇的传记中最好的一部

（章开沅著，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5月版）。章开沅先生在自序中写道：“张謇乃性情中人，其情感之丰富不仅表现于诗文，而且表现于行为……但是他更重精神，是他率先提出‘父教育而母实业’的根本序列；他重视培养人才，而且更为重视涵育人格……他的一生不仅追求真，追求善，而且追求美……如果没有进入其精神世界，就很难真正理解张謇其人。”我是怀着惴惴不安的心理动笔的。

由于画幅小，且不能失手，我是用铅笔小心翼翼地画的。画时参考了两张照片，选用了我最喜欢的那一张——有着雄才大略、丰功伟绩的先生晚年平和淡泊，穿一件朴素的西服，也没有胸佩标示功劳荣誉的勋章。张謇是饱受传统文化浸染的科举巨子，也是一位开放包容的智勇奇才。他说过：“一个人办一个县的事情，就要有一个省的眼光；办一个省的事情，就要有全国的眼光；办一个国家的事情，要有世界的眼光。”所以，这张照片是我画张謇像的首选，画完也比较满意。张謇被誉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开拓者，章开沅则被誉为当代张謇研究的开拓者。我把两位开拓者放在一起，是想表达某种对话的意思，表达我致敬的意愿。

奶奶的旧时光

◎杨应和

爷主要是帮地主家放牛维持生计。奶奶十七岁那年嫁给了爷爷。没有红盖头，没有鞭炮，只有一碗红糖水和太姥姥亲手缝的粗布衣裳。婚后，孩子相继出生，日子艰难，但奶奶总有办法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春天挖野菜，夏天摘桑葚，秋天捡稻穗，冬天腌咸菜。灶台前，她总是一边烧火，一边哼着小调，可好景不长，爷爷开始夜不归宿，流言蜚语在村里传开。太姥姥气得拿拐杖打他，爷爷却把怒火撒在奶奶身上，骂她是“讨饭货”，摔门而去。奶奶没哭没闹，只是搂紧吓

哭的孩子，轻轻拍着他们的背，哼着那首哄他们入睡的老调子。多年后，爷爷落魄归来，奶奶什么也没说，只是默默添了一副碗筷。爷爷病重时，奶奶变卖了陪嫁的银镯子，四处求医问药。临终前，爷爷拉着她的手，终于说了那句“我错了”。奶奶走的时候，院子里那棵她亲手栽的梨树正开花，风一吹，雪白的花瓣纷纷扬扬，像一场无声的告别。如今，每当我闻到炊烟的味道，或是看见田埂上弯腰劳作的老人，总会想起那个在苦难中依然挺直脊背、用温柔与坚韧撑起整个家的奶奶。